

再生記 繼玄怪錄

玄怪記 靈鬼志



中華書局

靈

鬼

志

常沂撰

叢書集成初編

再 生 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 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 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三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龍威秘書收有  
此書故據以排印古今說海收有柳  
參軍傳顏濬傳甘棠靈會錄唐烜手  
記鬼董亦收有唐烜手記皆已見此  
書又甘棠靈會錄龍威作許生唐烜  
手記龍威作唐烜

# 靈鬼志

韓重

唐常沂撰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閨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遺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壘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妻蓬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歎欷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邇聞玉已死故賣牲幣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貞簡先生歟。三從姪父奢。梁左衛卒。導好學篤志。專勤經解。慕晉顧頤。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于時春江初霽。共數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翼少留。顧垂顧盼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旣來敍會。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有子。導謂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開暢。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尙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它人之手。吳王歿後。復歸故國。今吳王以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之。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細一隻。留與導。夷光亦拆裙珠一雙。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踪。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敍，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敍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憇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喜君吟嘯，故求一敍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縛，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奉。」什遂以玳瑁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留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壞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隄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語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闥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抱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隙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怍却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愧恥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

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懲懲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覩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留連半載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遇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隔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舉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音別悽愴自此遂絕

## 王元之

高密王元之少美丰儀爲斬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徒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唉曰兒家近在南園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日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旣近許相遇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金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它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商

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旣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愴。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斂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鑊玉盃及玉環一隻。留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于南廬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樸

榮陽鄭德樸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素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腳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酒談。敘量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鑊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服粒訖。乃命引鄭

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綺帳金幃裯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遇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茲然鄭亦泣下乃大譏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尙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憊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驥也被帶茜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述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冢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柳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擎見錦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懷馬從之

卽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諾之。女曰。願嫁得曲江所見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曰。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旣見。遂告父。父捨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納采取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旣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賣看圃。堅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歸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

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開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敍契闊，悲歎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笙簧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管，從謂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聞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于蘭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懷，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嵯峨之間，日已晚，歇馬于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棲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蹠蹀躞，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傍侶，而淒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繩數百步，忽見女僕三數人，哆口坌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

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慇小娘子失路，脫騎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莊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與醋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醉迷席失路，賴遇君子，卽以僕馬不然。」日暮，或餓惡狼狐媚，何所不加。聞室威佩且憩，卽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敍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寶神仙也。一住三日，謐游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酬。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鋤發掘一墓穴，已至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賠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棺林，竟不得方寸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葬，仍舊云。

鄧紹

商人暫宿，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娟，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

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止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于館舍遂巡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即謂紹曰旣逐披靚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嬾嫋相照閨闥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怯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蕙然辱顧旣慄所顧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直向夕女引一金盤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事無自得妾雖斲不稱敢以金鑿合登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櫻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鑿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歡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懼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顧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潔。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維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諾謔卽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宮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于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宮閣士女闌閼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閑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話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情高閑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入今夕必相遇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貽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謹當後主采蘋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罪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管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兒女曠父棄子孤途窮廣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

不欲聞，人大笑曰：渾忘却。濟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爲侍湯膳者，及兵亂，人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憐某盡忠于主，因使殉葬，後改葬于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述數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治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艸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滅悲聲。採牋曾攀欵江懸，綺閣庭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闇排雲稱望仙，五雲高颯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船魄初圓恨翠娥繁，華灑豔竟如何。兩朝惟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濟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慙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薩春閣上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覩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掩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閨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濟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巾書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詣新幽府，嗚咽而別。濟翌日憤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墟，詢之于人，乃陳朝宮人墓。濟慘惄而返，數月閑，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勝兒

吳太伯祠，在蘇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宰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屬善馬，綵繡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絹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

牆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顏色妖麗，知吾子，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杯與飲，遂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向節中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遲遊撥。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嘈嘈奔瀾濶，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然颺颺，鬼哭神悲低悉窣。側腕斜撚早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鵠。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寐衣右袞皆漢民，不省胡塵暫逐勃。太平之未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宋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氏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閭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札而獻。王尋釋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顏色形於面，生特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素給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逢白衣叟，踵青鸞，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領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爲鬼物，遂不復問。